

---

# 侵华日军山田支队士兵战场日记与 日本国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论争

吴绍沅 李一杰

---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对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进行了历时3个多月的血腥大屠杀,其中有组织集体杀害的达19万余人,分散杀害由各慈善团体埋尸者达15万余人。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南京大屠杀的主要责任者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死刑。然而在日本国内,右翼分子对南京大屠杀一直矢口抵赖。60—70年代美化侵略战争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种种谬论甚嚣尘上。铃木明的《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诸君》1972—4)(文艺春秋单行本1973—3),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且已被防卫厅战史室引入战史,并为文部省教科书审查官引为依据,认为“有关南京事件真正的史料太少”、没有“同时代的第一手资料”。这一时期的否定派言论主要是这种“虚构说”,甚至认为东京审判作为罪证的幸存者证词,也只是“战胜国单方面的捏造”或“幻觉”。80年代由于教科书事件,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争论再起,否定派更为猖獗。如田中正明的《南京大屠杀”的虚构》(教文社1984年6月),对受害者资料斥为政府宣传;对加害者反映事实的资料斥为鼓吹赎罪意识、讨好中国人的谎言;对来自第三国人民的资料则斥为夸张、虚报、传闻。书中对所用资料恣意篡改达900多处,后被人发现,揭露于1985年11月25日的《中央公论》,舆论大哗。“虚构说”不能立足后,“微不足道说”上升到主要地位,如板仓田明《南京大屠杀的数字研究》(《全貌》1984年3月,1985年4月),认为日军非法杀害者仅一万二千人。亩本正已《南京战史》(《偕行》杂志连载于1984年4月至1985年2月)推论只有3000至6000人被杀害。

另有的“抵赖说”，认为俘虏暴动逃跑才开枪的。<sup>①</sup>

日本正直的历史学家、新闻工作者、各方面人士对这些歪曲历史的奇谈怪论，一直给予有力驳斥。其主要工作包括三方面：一、广泛收集文献、史料、日军上层文件、战斗详报等，撰述多部专著，阐明事件真相，对南京大屠杀暴行产生的原因、责任、日军本质作深刻分析，如著名历史学家洞富雄教授出版的专著《现代战史之谜》（人物往来社1967年）、《南京事件》（新人物往来社1972年）、《对“虚幻”化勾当的批判·南京大屠杀》（现代史出版会1975年）、《定版南京大屠杀》（现代史出版会1982年）、《日中战争史资料8、9，南京事件》（河出书房新社1973年）；著名历史学家藤原彰教授出版的专著《南京大屠杀》（岩波丛书1988年）；知名学者吉田裕的《天皇的军队和南京事件》（青木书店1985年）；知名学者笠原十九司《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大月书店1989年）等。二、对现场、幸存者取证调查。如洞富雄、藤原彰、本多胜一合编的《访南京大屠杀现场》（朝日新闻社1988年），这是“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第二次访问南京后编写的。日本朝日新闻著名记者本多胜一于首次访华后出版了《中国之旅》（朝日新闻社1972年）、《通向南京之路》（朝日新闻1984年连载，1987年出版）。这是本多于相同季节时间，沿当年日军攻占南京路线，沿途对当年日军暴行史实、对幸存者及旧址作详尽周密采访后，再用日本方面史料加以证实后写成。三、收集当年参与南京大屠杀的老兵战场日记、笔记、信件、战斗日志等史料。如下里正树、井口和起、土坂顺一郎《南京事件——京都师团资料集》（青木书店1981年）；下里正树编《被隐瞒的联队史——二十联队下级士兵目睹的南京事件真相》（正、续）（青木书店1987年、1988年）；东史郎《一个应征士兵的体验——南京大屠杀》（青木书

---

① 高兴祖：《五十八年回顾：日本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争论》，《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第1—15页。范斌、刘素萍：《日本对“南京大屠杀”的争论与研究》，《党史文汇》1995年第11期，第28—29页。

店 1987 年)等。这方面最新出版的,就是本文要介绍的小野贤二、藤原彰、本多胜一合编的《皇军士兵们记录的南京大屠杀——第十三师团山田支队兵士的战场日记》(大月书店 1996 年)。

日军第十三师团(士兵来自仙台,师团长荻洲立兵中将)所属步兵第一三旅团(旅团长山田二少将,故称山田支队)步兵第六十五联队(来自会律若松,联队长两角业作大佐,故书中称为两角部队),是卢沟桥事变后为扩大侵华战争而紧急动员后备兵编成的后备兵团(详见该书藤原彰的解说)。该联队于上海登陆后遭中国军队激烈抵抗,战死负伤逾 2000 人,经 4 次补充后投入江阴炮台攻略战,沿长江攻向南京。其师团主力于镇江渡长江往北,攻占南京乌龙山、幕府山两炮台,阻断了南京军民退路。12 月 14 日在幕府山南侧俘虏已无退路不得不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约 2 万人,被收容在 22 栋中国兵营中。<sup>①</sup>该部日军于 12 月 16、17 两日根据军的命令于长江沿岸用机枪对俘虏进行集体屠杀,18、19 日焚烧尸体及抛尸入江。

本书资料来自 19 名山田支队的士兵及下级军官,其中步兵 11 人,炮兵 2 人,炮弹兵 2 人,辎重特务兵 2 人,通讯兵 2 人。军阶分别为少尉 4 人,伍长 3 人,上等兵 7 人,一等兵 4 人,二等兵 1 人。其中 1 人提供了战地信件,1 人有战斗日志,其他均为日记形式。选编的时间集中于 1937 年 12 月,最早为出征开始的 9 月,最迟到移防滁县后 1938 年 1 月。每份日记前由编者详细记述了作者的所属、军阶、原籍、职业、日记收集来源及其原貌,并有照片显示其于 12 月 16 至 20 日期间多有被当时军方抹消、删除、毁损痕迹。这些历经半个多世纪被保存下来的日记,以加害者一方当事人的第一手资料呈现在世人面前。此书一出,否定派一时沉默了。19 位作者的当年记录互为印证,该书作为史料的价值就更高。

<sup>①</sup> 日)小野贤二:《从兵士的战场日记看南京大屠杀》,《战争责任研究》(日),1995 年第 9 期,第 24 页。

从该书可以清楚看出,对俘虏的屠杀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首先,集体屠杀俘虏来自上海派遣军的命令,并逐级安排与执行。该书 219 页“远藤高明”<sup>①</sup>阵中日记 12 月 16 日记载着:“……傍晚接到军的命令,将三分之一俘虏带到江边,由一大队予以枪杀。”134 页“宫本省吾”阵中日记 12 月 16 日记载:“……午后三时大队最后决定了必须采取的手段,把俘虏兵约三千人带到扬子江边枪杀了。”

其二,屠杀是有计划的预谋。日军侵占南京后,大肆杀戮,沟壑为满,尸体处理很困难。在短时间内要杀害大批曾经是军人的俘虏,日军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宫本”在他 12 月 14 日日记中写道:“……傍晚把俘虏带到南京城外一个兵营,不料竟达万人以上,立即加以警戒。中队担任了八个步哨岗的警戒任务。”12 月 15 日写道:“中队派出不少卫兵。我被任命为巡查军官,全力警戒,很疲劳。”12 月 16 日:“警戒越来越加严格了。”同时对俘虏加以欺骗。当时日军司令部用中文广泛散发了“优待俘虏”的凭证,写着“优待凭证(绝对不杀投降者),原华军士兵,无意抗战,树起白旗,或高举两手,携带本凭证,前来投降归顺日军者,日军对此,必予以充分给与,且代谋适当职务,以示优待。聪明士兵,盍兴乎来!日本军司令部印。”<sup>②</sup>这一欺骗宣传也直接对俘虏宣讲了。如“宫本省吾”12 月 14 日所记:“少佐参谋通过翻译告诉他们:‘日本军对你们不加危害,但你们如果逃跑或闹乱子,立即枪杀。’这番话对全体支那俘虏传达后,他们一般都安静下来。”但实际对待中国俘虏,不但没有充分给与“优待”,却是任其连饥带渴。“宫本”12 月 14 日的日记中就明明白白记载着:“这些俘虏饿着肚子,有的竟吃地里的菜,其中还有已两三天没吃东西,也有叫渴的。”该书 252 页天野三郎 12 月

① 人名加引号者,为化名。

② 高兴祖:《日军第十六师团南京中山门外屠杀真相》,《历史研究》1995 年第 4 期,第 63—71 页。

17日的信中记载了当时俘虏的申诉：“……到了此处已有三天……饿了四天多了，粥水都没有半点食，我们快要饿死了……”说的是“绝对不杀投降者”，做的却是“采取大体上不保留俘虏之方针……将他们统统予以处置。”该书373页“目黑福治”12月17日日记就记载着：“……午后五时，派我去执行任务，枪杀敌兵约一万三千名，两天内山田部队枪杀了近二万人。各部队的俘虏似已全部枪杀。”

其三，集体屠杀方案是经过研究与演练的。攻陷南京时，日军第六师团谷寿夫所部为阻断中国军队与难民想渡过长江向北撤退，曾在江边用机枪疯狂扫射屠杀数万人。<sup>①</sup>日军上层遂以此为有组织大规模屠杀俘虏的方案，山田部队曾事先演练。该书79页“堀野文男”12月15日日记记载着：“……在扬子江岸边看枪杀俘虏。每批进行三四十名。”12月16日扩大为将所收容俘虏2万人之三分之一约7000人带到江边屠杀，12月17日将所余13000人全部屠杀。这在本书“伊藤喜八”、“中野政夫”、“宫本省吾”、“柳沼和也”、“大寺隆”、“远藤高明”、“本间正胜”、“菅野嘉雄”、“近藤荣四郎”、“黑须忠信”、“目黑福治”等人的日记中都直接记录着。

其四，屠杀的方法。该书“柳沼和也”12月17日记载：“今夜第二小队去杀俘虏，兵士站成半圆形，用重机枪和轻机枪射击。”这和该书后记中，小野贤二引用的山田支队田中三郎当时所绘草图的描述完全一致：“从陆地和小岛上四周架设机枪，对着包围中的俘虏射杀，未死者再补以刺刀杀死。”“远藤高明”12月18日记载着：“午前一时为整理处刑不完全尚活存的俘虏而出动去刑场……八时三十分才干完。”“近藤荣四郎”12月16日记着：“终于决定今天把二万俘虏之三分之一，约七千人在扬子江畔枪杀。我们去护卫。终于全部处置完毕。残余未死者以刺刀刺杀……十四的月亮，闪着

<sup>①</sup> 宋华忠：《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南京大屠杀述实》，《党史文汇》1995年第5期，第17—21页。

皎洁青幽的光辉挂在山顶上。临死时的呻吟声真是无比凄惨。”“黑须忠信”12月16日日记：“……二三日俘虜的支那兵之一部分五千人被帶到揚子江邊，用機關槍射殺了。其後再以刺刀徹底刺殺。我也只在此次可憎地刺殺了三十個支那人。登上堆成山的死人身上去突刺時的心情，就是鬼也得拿出色鬼的勇氣，用足了力氣去突刺。支那兵在嗚咽呻吟，既有年長的，也有小孩，一個不留統統殺死。使刀把頭砍下來……回來時已午後八點，手腕相當疲勞了。”

兩天大規模屠殺後成堆的屍體另外派出兵士去處理，“齋藤次郎”12月18日日記：“……午前零時來了命令，讓我們出動去收拾敗兵的屍體……”

“宮本省吾”12月18日日記：“昨日發生了那樣的事，天快亮才就寢……午後去收拾敵屍體，天黑也未幹完，第二天還得幹，就撤回來了……”

12月19日日記：“早上很早就去繼續幹昨天收拾屍體的事，一直到午後四點……。”

“大寺隆”12月19日日記載：“午前七時半整隊，去從事清理工作。到揚子江岸現場，數百具成堆的屍體使我愕然。澆上石油焚燒，發出惡臭氣味。今天師團全部都幹這個任務，一直到下午兩點才作業完。”

“遠藤高明”12月18日日記：“……從午後二時到七點卅分為去刑場收拾一萬餘具屍體，出動二十五個兵。”

12月19日日記載：“繼續昨天收拾屍體的活，午前八點派出十五個兵。”

“高橋光夫”和“菅野嘉雄”也參加了收拾屍體工作。“目黑福治”於12月19日日記載了：“把昨天槍殺的敵屍體一萬數千名扔到揚子江里……一直到午後一時……”

這些60年前的現場記錄，無可辯駁地擊碎了日本右翼分子的前述種種抵賴謊言。這既不是被害方造出來的幻覺，也不是如《南京戰史》所推論的只殺害了三千至六千人，而是僅山田支隊即屠殺達2萬人。根據該書“大寺隆”的記載，僅第九、十一、十三師團共俘虜約10萬，都由各部隊分頭屠殺了。這還不算殺人如麻的第十六師團、第六師團，以及一一師團之大島部隊、一一四師團、第十八師團等其他部隊所俘虜和殺害的。日軍當時執行集體屠殺的場所，

经查证达 47 处之多<sup>①</sup>，该书所反映山田支队屠杀地点仅为其中两处(大湾子、鱼雷营)。铁的事实岂能抹杀!在该书中也完全没有什么俘虏逃跑所余无几，或者俘虏暴动，不得已才自卫开枪等等记述，而是众口一词，如实记载了有计划集体屠杀的事实真相。

日军上层自知杀害俘虏是违反国际法、天理不容的罪行，对兵士和下级军官的个人资料加以严密检查以封锁消息。在该书 19 份日记中，从附图原件的内容可见，有 9 份不止一处被抹消、毁损，其中最多毁损达 4 天之多(“新妻富雄”日记)。有的士兵将大屠杀主要数字，未写在日记上，而记在纸条上，以避过检查，以后才夹回日记本中。可见历史自在人心，不是随便什么人能加以歪曲的。不止一份日记在亲自参与，或看到这一暴行时，都写下了“真是残酷的惨状”、“这是即使在战场上也不可能发生的事”。

日本右翼分子对这样的史料公之于世十分害怕，对坚持正义与真理立场的新闻记者本多先生屡屡威胁；对于 1984 年 8 月在每日新闻上发表了自己当年所绘屠杀现场草图和证言的“田中三郎”不但以匿名电话等加以威胁，且查明其真名为栗原利一，加以公布，进行恐吓。1987 年 11 月出版了自己战场日记的东史郎，1987 年、1988 年出版了《被隐瞒的联队史——二十联队下级士兵所目睹的南京事件真相》的编辑下里正树及青木书店，均分别于 1996 年 4 月被东京地方法院以损害名誉罪判处罚款。这些固然反映了日本右翼分子对这方面举证恨之入骨，反过来又说明了日本右翼在其国内势力强大，非常猖獗。日本富士电视台调查结果，认为日本不必向亚洲各受害国赔礼道歉的人竟达 49%，超过了认为应该道歉的人数(43%)。这是我们不得不严重关注的!

(作者吴绍沅 1930 年生，中国药品生物检定研究所研究员；李一杰 1922 年生，北京五金公司离休干部) (责任编辑：刘兵)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档案馆、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照片集》。